半村野人閒談

百可漫志

雲蕉館紀談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半村野人閒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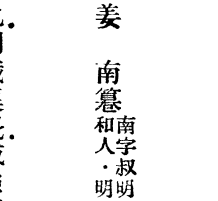
姜南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半村野人閒談

# 半村野人閒談

姜　南　字叔明，號poo齋，浙江安吉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洒有刖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捄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尙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 答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毫付之此可見公之眞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賓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爲不可或笑之以爲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爲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摭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埸效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袞有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暎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文人蹈襲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懇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廝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悟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

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尙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樗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眞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

奉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荊軻詩也。二詩愴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璹詣突厥。元璹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閤道爲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

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淸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塡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之甚也夫武氏旣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塡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

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既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衞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匄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 百可漫志

陳鼎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百可漫志

陳鴈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林文安公翰請陞昌平爲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試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榜嘗見

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禮侍部齋林先生誌祖清避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

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榻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貌實曉妝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盃府公驚羨遂與爲交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去之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所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　上大悅擢禮部侍郎

唐守之皐在歙岸日每以魁元自擬累蹶場屋鄉人誚之曰徽州好箇唐皐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何包裹爭奈京城剪柳爹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甲戌連掇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冢宰尹公旻司銓曰閩士翁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刑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刑文三篇皆異常格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琱亏作亏琱太學生爲詩以誚之曰琱亏難以作亏琱以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祭酒筭来端的負　廷朝

司禮監秦太監爲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洙初不就強

而後可謁秦上坐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可禮監太監也不怕死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瑣頗褻易之既而有隋者輒加跪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跪留乃止秦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如何教得益加敬禮後余舉進士爲顯官終不屈於人

孝廟即位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禋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

歸覲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没感恩同

赤城詩選潘留鶴太山詩有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之外更無山之句近時莊定山有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此語亦豪放殆黙符於潘者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絶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彤老妻牽住輕輕語參正脩書去領南可謂善曉人者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汝可善待之能爲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有僧十二人來巡檢甚喜即語以夢曾欵甚厚

次日請作醮以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人更有何人請同齋荅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請也巡檢密令其子至舟固請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爲某官考滿回鄉遇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煩大官密以此情訴達大人爲雪此寃也其子告之巡檢密點弓卒約二更醮完擒殺擒僧責問取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舉權官此即所謂一生富貴也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憂已成韓信去蓴鱸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囘首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覩野

之風矣

莆田林大中積學士也嘗祈夢九鯉湖神告之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筭自擬四十當顯也至四十之年果入試會馬太守受卷林時方爲馬西賓報捷有期也一疾竟死夢始驗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之曰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荅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峯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蕭之術可謂

妙矣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畫史鳴一時其爲詩亦非易及者嘗題武昌竹簟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凉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煙花笑我狂金鳳劈爻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絶唱歟

成化間有張驛丞者山東鄉試中式督學畢公瑜贈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塩車未必困驊騮東藩領薦名初顯

西蜀題橋志已酣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州驛丞中式近世所無畢公之贈可謂曲當矣金臺李縉卿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閑

莆田周章累舉不第祈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次夜再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三字也至期入試每患腰痛至終場不屬藁而成

嘆曰如是而可中乎憂其誣矣揭曉名在七十二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知慎德業庶兒永無譁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山陰司馬通伯堃乃羅氷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相並高司馬遂爲肉袒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

云幽谷晏年滿羽翰洋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肯席尊曰皆不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棒腹

嘉善周澤字天雨者先君所取解元也以進士爲襄陽推官爲予題扇面云天梳草草仙家盡樹底雞容見兩公應約明年紅杏雨曲江連轡立東風且語予曰立之一字比唐人一日看盡長安花趣自

別也

鄉達高太尹瑾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也三司諸公並有詩詠久之索題於高乃爲絶句云九月雷聲震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詩意亦婉矣

會友周行可續絃諸君賀以詩予弟成王一絶可爲善謔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裏來可是東君勤愛惜煙蓑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之云

予既不良於進自號逍遥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遥齋

記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尾書之座右爲逍遥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樂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之士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不復爲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

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輕井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叔之白刃不以爲懼喻死生爲旦暮以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畢蹙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於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遥哉此詞足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予弟璞知羅田縣時懷予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爲二十絶將以寄予忽以疾卒嗚呼痛哉予檢歸囊得其手筆潸然莫禁因録於此痛舒孔懷之悰云其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專爲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草蘇州風雨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璞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嚮思凡誦古

詩至風雨句竊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瑣不能別爲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成絶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殆疑古人預爲予設也爾來裒集得二十首録之爲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侵有篇章以廣予志別存一卷於兹卷題曰風雨連牀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瓚拜書詩云凉風微雨夜蕭蕭（曾茶人）人事音書謾寂寥（杜工部）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遥（杜工部）又秖是當時已惘然（李義山）可堪風雨夜連天（秦淮海）一聲何處送書

鴈（工部）喜入燈花欲閒妍（蘇東坡）又徙倚闌干一愴神（陸放翁）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甫）山頭日日風和雨（王建）兒許悲歡併在身（劉長卿）又閑山無際水漫漫（放翁）每軫歸心即萬端（羅隱）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宛陵）浦川風雨獨凭闌（黃山谷）又鷄鳴風雨不慈時（曾文昭）千里河山繫夢思（陳后山）獨凭闌干意難寫（崔魯）誰人識此是新詩（王澗又）窓明窓暗篆烟霏（陳簡齋）風雨空城鳥夜飛（宛丘）憶著江南舊行路（甫仙）一身千里獨沾衣（簡齋又）棣萼一別未相望（工部）客路那知歲月長（王澗）愁極本憑詩遣興（工部）半隨風雨斷鶯腸（鄭谷）又疾風回雨水

明霞后山目極因驚悵望賒王半山落木無邊江不盡后山相思一夜繞天涯尤延之千林地迥切西清胡澹庵常送中霄風雨聲蘇子由猶憐心事凄凉甚放翁臥數山城長短更東坡又一堂風月阻同遊呂順浩迢遞高城百尺樓李商隱日月望書常至暮放翁冷風凄雨似深秋茶人又五更風雨送殘春陸宣公南蝶悠悠水映人半山留滯山頭莫嗟嘆東坡天將强健報清貧放翁又惜春連日醉昏昏魯直致光風雨蕭蕭欲斷魂東坡回首家山千里外許仲猶別離心緒向誰論前人又青楓無樹不猿啼夏儒隣里垣墻咿啞鷄致光家在夢中何日

到工部風吹梧竹雨凄凄又瀟瀟晚雨向風斜宛丘目送飛鴻去路賒洪駒臣日末東窓淡無事放翁依然和墨寫歸鴉公又想見掀髯正鶴孤東坡一天風雨水平湖曉來喚起相思夢劉景文欲傍清尊倒玉壺前人又暮笳嗚咽謂孤城崔魯目送孤鴻謾寄情宛丘雲物不殊鄉國異工部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又午庭風雨撼高槐魯梅山肯信愁腸日九迴崔魯欲上疎簾看南北崔德符寒巖幽霧不曾開晁無咎又一片江湖草樹秋陳止齋矮簷風雨送蝸牛楊誠齋欲知趨走傷心地工部落鴈昏鴉集遠洲放翁又一燈明滅照秋床

半山天地無情白髮長簡齋假寐塵侵黃卷上王至滿城風雨近重陽杜牧之又汀鴈飛鳴意已還宛丘異鄉風物鬢成班秦山相思相見知何日王一夕連床風雨間王灝

# 雲蕉館紀談

孔 凡 述

本館據稗乘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　邇述

陳友諒初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迎僞主徐壽輝以居明年弑壽輝遂僭大號時至正庚子也後又都武昌

友諒無遠大之志處兵戈間而急于珍寶僞將征伐必使之遍求奇寶故善承意者甚至發塚行劫

友諒愛姬苕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爲粧駕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

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爲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爲花鞍群鹿皆餙以錦繡遨遊江上　國初　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爲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鋪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侈有桑妃者陳所至愛海賈所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魚爲之味頗佳

明玉珧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珧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弑壽輝珧遂僭號改元時至正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珧卒子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琢守蜀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琢于溪上建搗錦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酴醾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蓉貯筠管中合釀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甘美氣更清凉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

昇在重慶取涪江青蝌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

于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藤
一吸半甕夏月畏暑作露帳四面架風輪以花
竹簟卧其中宮庭侈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
于上宮人不用凳兀以此爲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
明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
數定于宮內號其官爲花粉御使
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
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醪潤色重雞冠新

荔紅是也

廣安出紫梨到口即化者爲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爲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王廟北極眞武廟並在鷄鳴山俱國子祭酒宋訥奉　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鷄鳴山又有都城隍廟學士劉三吾奉　勅譔記

徐達墓在鍾山西有　御製神道碑常遇春墓編脩宋濂撰神道碑李文忠墓春坊董倫撰神道碑吳良吳貞墓檢討吳伯宗撰神道碑顧時墓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王志墓在鍾山西以上

同鄧愈墓在安德門裏沐英墓在府南學士吳王景撰神道碑俞通海墓在聚寶門外學士陶安撰碑胡大海墓在府南康茂才墓在神策門宋濂撰碑兵部尚書唐譯墓郭子興墓聚寶山西馮國用墓府南郭英墓以上並洪武中葬

江學庭爲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循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爲得耳帝悅賜宴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于勸戒者例皆賜宴名光儒宴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產以漁爲生常于

吳淞三泖之間撒網捕魚棄其所得以具饔飧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山因撩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左右前後纍纍如石彈遂拾數枚光澤迥常乃盡其所有取之然不知其爲何物也有識者異之謂曰此烏鴉石也一枚得錢數萬山秘不言乃變爲海賈遍走徽池寧太常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或曰夏月山仰卧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襴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條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我將來取言訖

忽不見山啓視之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衣服器具擬于王者後園築垣周迴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濶竝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僊冬則香蘭金盞每及時花開遠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爲之花開則飾以綵帛懸以珍珠山嘗携盃挾妓遊觀于上周旋迤飲樂以終日時人謂之磨飲垣外以竹爲屏障下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種

秣以供酒需垣內起看墻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綺珍禽奇獸之狀雜隱于花間墻之裏四面纍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面山瞰魚四面削石成橋飛青染綠儼若僊區勝境矮形飛簷接翼製極精巧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珎異皆在焉山閒居則必處此以自娛樓之下爲温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何取何不秉燭遊之義也軒之外皆寶石欄杆中設銷金九朶雲帳四角懸琉璃燈後置百諧卓義取百

年諳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橋而長與前後齊者爲翼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澗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毳綃爲帳用極一時之奢侈初萬山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首而產時將夜半矣進退無所不得已就于門下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扳環是夜萬山亦得一夢夢一老人謂曰汝的金銀盡是扳

環者今當還之不相負也山驚覺不曉所謂及明乃有此應山遂收其女爲子婦并其父母而養焉自女來之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鬬造一橋新婦先成又規度精致號曰賽公橋橋今在秀水縣北境平望我　太祖既克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時兵火凋殘之際庫府虛乏難以成事萬山恃其富實願與　聖祖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　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然心實不悅也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

山嘗與之觀花後園至探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蕚鮮美馥郁充斥娘因脫所着金翡衫加于樹頭曰香則有矣但少茲艷色耳未幾娘亡後人有月夜見梅底走一美人着金翡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思鑽臺于塚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曰紅脂塵化萬態俱空玉骨土融百形皆幻構室見其恩牽樹碑由于情結會稽楊鐵崖所製也萬山田有近湖者延湖築成石岸以障田上恠其富過于已獨稅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無

由適萬山築蘇州街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謀心將爲逆遂收殺之血流出盡白以兵圍其家盡抄擄之家財入官新婦先萬山卒以床施周普寺爲觀音牀沉香胚象牙格八寶欄又金留殿十三隻床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製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者也

友諒時或進煖玉注出于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之盂得于弋陽陶氏又開寶市于僞都招致海商大賈仍建尊珮館朱衣巷內以待有寶者

設賓客卿使之名豐其穀祿別其敬禮得其絶色以進則封爲奇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爲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麗使亞于賓客也

雲蕉館記談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半村野人閒談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印頌文）